

《水浒》“古本”与容与堂本之关系

曾晓娟

《水浒》研究中,版本问题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因为《水浒传》版本确实太过复杂,既有繁本系统,亦有简本系统,两种系统的关系也纷繁不清。一些学者认为繁本出自简本,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简本删改自繁本。而且,这两种系统中都各有不同版本,比如,就回数而言,繁本有百回本、百二回本与七十回本三种;就刊刻言,又有郭勋本、大涤余人序本、芥子园百回本等,约有十余种。其中又以百回容与堂本、百二回袁无涯本与七十回金圣叹本三种最为重要。无论是从内容的完整性、评点的重要性来看,这三个版本都代表着《水浒传》不同阶段的最高水平。

但这三个版本之间的关系也颇为复杂,特别是金圣叹的七十回本与其他两种版本的关系,金圣叹所谓的七十回“古本”到底是来自百回本还是百二回本?早在清代,李葆恂在《旧学庵笔记》中就有过质疑,“所谓古本者,皆其臆改者也”^①,但他并不否认金圣叹改动的价值,认为那是点铁成金。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曾提出金圣叹家确有七十回古本的说法,但随着容与堂本百回《水浒》(下文称容本)及袁无涯本百二回《水浒》(下文称袁本)重新进入人们视野,学界一般认为没有古本的存在,金圣叹的七十回《水浒传》(下文称为金本)应为腰斩百二回《水浒传》并修改而成。如范宁先生的《水浒传本源流考》中便认为“金圣叹的七十五回本是腰斩百二十回本的结果”^②,陈洪先生也在《中国小说理论史》中提到金圣叹“将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传》删去四十九回,又改动目次、润饰文字,诡称乃施氏原本”^③。何心的《水浒研究》与张国光的《水浒与金圣叹研究》等学术著作也多持此论。在这样的情况下,极少有人会将金本与百回容与堂本联系在一起。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如果我们仔细比较金本与容本的文本与评语,就会发现金本有十餘处改动直接来自容本批语。由此可见,金本与容本也存有着某种联系。

①朱一玄编:《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6页。

②朱一玄编:《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第112页。

③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7页。

首先来看几处文本改动中的例子。第三十二回中，宋江去清风寨见花荣时，容本为：

“只见寨里走出那个年少的军官来，拖住宋江便拜。”

“花荣见宋江拜罢。”

“花荣又纳头拜了四拜。”^①

容本眉批道：“礼太多了”^②。这种一拜再拜确实不符合江湖儿女的豪气。到金本中，金圣叹删去“花荣见宋江拜罢”，并将其他两句改成“只见寨里走出那个少年的军官来，拖住宋江”以及“纳头便拜了四拜”（因为已经去掉了前面的拜谒）^③。这样的改动完全丢掉那些繁文缛节，也不失花荣对宋江的尊敬与花荣的文秀。

第四十三回中，杨林对石秀说了一句话，容本中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有何伤乎？且请坐”^④，本是人们口头的常用语，但容本中的句式太过文绉绉，实在不像草莽出身的杨林的口气。容本旁批曰：“太文雅些。”金本改为“四海之内，皆是兄弟。怎如此说？且请坐”。^⑤直爽而客气的声口便与杨林相符。

金本受容本影响做出的最大改动在第六十七回。容本此处多出一句“吴用主意只恐卢俊义捉得史文恭，宋江不负晁盖之遗言，让位与他，因此不允；宋江大意只要卢俊义建功，乘此机会教他为山寨之主，不负晁盖遗言”^⑥，这样的解说本是在表明宋江的光明磊落，但此两行的页眉上容本批有：“要知吴用宋江分身合计方不被他哄了。”可见容本的批点者认为宋江并非真心想让位卢俊义，吴用也是在配合宋江演戏。容本此段情节如下：

宋江大喜，便道：“员外如肯下山，便为前部。”吴用谏道：“员外初到山寨，未经战阵，山岭崎岖，乘马不便，不可为前部先锋；别引一支军马，前去平川埋伏，只听中军炮响，便来接应。”吴用主意只恐卢俊义捉得史文恭，宋江不负晁盖之遗言，让位与他，因此不允；宋江大意只要卢俊义建功，乘此机会教他为山寨之主，不负晁盖遗言。吴用不肯立主，叫卢员外带同燕青，引领五百步军，平川小路听号令。^⑦

金本却将其改为：

①《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三十三回。

②《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二，第三十三回。

③金圣叹著，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叁，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597页。

④《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二，第四十四回。

⑤金圣叹著，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肆，第805页。

⑥《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三，第六十八回。

⑦《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三，第六十八回。

宋江便问吴用道：“员外如肯下山，可屈为前部否？”吴用道：“员外初到山寨，未经战阵，山岭崎岖，乘马不便，不可为前部先锋；别引一支军马，前去平川埋伏，只听中军炮响，便来接应。”宋江大喜，叫卢俊义带同燕青，引领五百步军，平川小路听号令。^①

不难看出，金圣叹正是根据容本的批语来改动这段情节。本来容本原文是在赞扬宋江不负晁盖遗言，只是天命所属，他才成为梁山泊领袖，而金圣叹将寥寥数字的批语敷衍为小说中揭示宋江内心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使人觉得宋江正如他所言，是个只会演戏的虚伪小人。

除去金本根据容本评点而做出的文本修改，金本中还存在较多与容本相关的评语。这些评点有些不仅与容本见解、言语颇为相似，而且出现在相同的段落。如第四十八回，毛太公陷害解珍解宝一节，容本眉批曰：“毛老是个老奸巨猾，然今人多是毛也。”^②金批也在“我认得这山是毛太公”^③旁批道，“姓便不佳”，“今日此族最盛”^④等语，几与容本一种口气。

又如六十八回，容本比金本多出一句“方知吴用智亮如神”。容本的批点者对这一赞誉不满，便旁批道：“何神之有！”^⑤金本删去此句。从容本批语看，此本的批点者对吴用评价不高，吴用做事过于不择手段，如算计卢俊义落草一节，容本旁批：“吴用此人当千生万世作驴马。”^⑥并屡次批有“贼智”、“可恨”字样，对其并不欣赏。可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法》中将吴用列为上上人物，并接连解释道：“他奸猾便与宋江一般，只是比宋江却心地端正”；“宋江是纯用术数去笼络人，吴用便明明白白驱策群力，有军师之礼”；“吴用与宋江差处，只是吴用却肯明白说自家是智多星，宋江定要说自家志诚质朴。”^⑦由此可见，金圣叹并不特别反感吴用，删掉此句应是受容本批语影响。

二

但这并不能说明金圣叹完全赞成容与堂本批者的观点。金本中还有近十一处与容本观点正好相反，有些几乎是针锋相对。若对这些评语进行分类，却会发现原因不同。

首先，有些大概是由于批点者性情不同而产生的。如第三十一回王英的“况兼如今世上都是那大头巾弄得歹了”^⑧等语，容评“好话”、“大头巾听之何

①金圣叹著，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肆，第1199页。

②《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二，第四十九回。

③金圣叹著，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肆，第881页。

④金圣叹著，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肆，第881页。

⑤《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三，第六十九回。

⑥《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三，第六十二回。

⑦金圣叹著，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叁，第32页。

⑧金圣叹著，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叁，第593页。

如。”^①金批道：“骂世语，竟似李贽恶习矣。然偶然一见即不妨，但不得通身学李贽，便殊累盛德也。”^②表面看只是两本书评点者思想的倾向不同，但进一步分析却能看出金圣叹思想的矛盾性与多重性。金圣叹虽被称之为异端，但从他批点《水浒传》、《西厢记》的内容来看，思想亦有其保守一面。如《水浒传》中他虽认为乱自上作，但也将宋江称为乱臣贼子。正是这样的矛盾，使得他的评点也并非一个谨严的系统，存在矛盾性。

其次，虽说比起前人，容与堂本在小说评点上已有很大进步，但终究还是摆脱不了伦理、价值判断的窠臼。而金圣叹明显走得更远，他已经可以超越文本，以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来进行点评。比如，对于文中的言语赞叹主要是为了正面称颂还是起衬托作用，金圣叹便不再仅仅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如二十六回，武松初识张青夫妇，问道：“我看你夫妻两个也不是等闲的人。”^③容批“具眼”，而金批却说道“当知此句不是写武松眼力，正是表夫妻二人”^④。金本中有多处此类批语，如后面张青说起鲁智深的“禅杖非俗”，容批亦是“具眼”，金圣叹却说“从禅杖上识出英雄，出色奇语”^⑤。这说明与容与堂本的批点者相比，金圣叹看出了人物之间衬托与比照的作用，正是这样的文笔，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形象才更加鲜明。

除去上述理由，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即金圣叹对这些议论的真实态度。因为他有前后不符的说法与做法，有些相似的情节处，他时而大唱对台戏，时而与容与堂本态度相似。他曾经讥讽容与堂本的见解为“村里小儿”，认为：“今鲁达一番使酒，真是捶黄鹤，踢鹦鹉。岂惟作者脱腕，兼令读者头晕矣。此处不少息几笔，以舒其气而杀其势，则下文第二番使酒，必将直接上来，不惟文体有两头大、中间细之病，兼写鲁达作何等人也。”^⑥金圣叹认为这几句的妙处并不在说教本身，而在于它能调节文章与故事发展节奏，否则不仅文体不够匀称，也有损鲁达的形象。但在《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一回中，容本还有一段和尚偷情的议论，这与第三回中关于醉酒的议论颇为相似。容与堂本批曰：“不必，可删。”^⑦金圣叹没再抒发议论而是直接删掉。他是真的赞成还是为了提出他的观点，不免令人生疑。还有第十八回的回前评，金圣叹说道：“此回前半幅借阮氏口痛骂官吏，后半幅借林冲口痛骂秀才，其言愤激，殊伤雅

①《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二，第三十二回。

②金圣叹著，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叁，第593页。

③金圣叹著，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叁，第511页。

④金圣叹著，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叁，第511页。

⑤金圣叹著，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叁，第512页。

⑥金圣叹著，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叁，第117页。

⑦《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二，第四十五回。

道。然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稗官又奚责焉?”^①这也与三十一回他教训“不可得通身学李贽,殊累盛德”相背。所以,金圣叹与容与堂本的批语相对,也不排除故意为之。

三

综合上述,金圣叹在评点与批改《水浒》的过程中不仅是以袁本、芥本系统为底本,同时也有容与堂本的痕迹,并且相对袁本和芥本系统,容本对金本的思想影响更为明显。但在此之外,金本的形成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金圣叹所谓的“俗本”。一般认为书中经常出现的俗笔、俗本字样,多出现在金圣叹有意作出修改的地方,以此来证明古本的存在,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修改。这种情况已有多人撰文指出,本文不再举例。

但是总结这些字样出现之处,情况却又非完全如此。如果拿容本、袁本来加以比照,会发现在这些标有“俗笔”、“俗本”的地方,大部分确实是金圣叹故弄玄虚,有意改之,但是也有至少七处,金本与容本、袁本完全一样,并且他还会说明俗本本来是何模样。《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中,有“那妇人把前门上了栓,后门也关了”一句,金本旁批曰:“俗笔便竟搬酒来矣,此偏于搬酒先”,但容本、袁本与金本的内容完全一样。真不知此俗本从何而来。容本、袁本《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中“宋江探头看时”一句,金本改作“梢公回头看时”^②,批语却令人惊讶,“俗本作宋江回头看”^③,显然俗本既非容本亦非袁本。

金圣叹所谓的俗本到底是一本还是多本就难以肯定了。从之前分析金本与容本关系中可以看出,金圣叹在删改《水浒传》的过程中肯定不止见过一种本子,那么金圣叹所见过的《水浒传》底本中还有我们现在没见过的本子也就并非不可能,故《水浒传》的批点过程应该历时较长。所以,“此本一出,诸本尽废”的金本《水浒传》的出现应该是建立在不只一种底本的基础上。

作者单位:西华大学人文学院

①金圣叹著,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叁,第344页。

②金圣叹著,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肆,第668页。

③金圣叹著,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肆,第668页。